

## 一個深層的生命經驗：從觀光客的凝視出發

徐元民 康寧大學

### 摘要

本文以探索身體經驗和人文關懷為主要焦點，採用「自我敘說」(self-narrative)方式，將筆者歷年當外國觀光客的經驗做為題材，分成回歸生命的狂野、傾聽身體的呼喚、包容他族的文化與體驗人我的互動等四個單元敘說。研究發現，有幸讓自己扮演觀光客的身分，是一種幸福的經驗，從凝視異文化反凝視己文化的過程，的確可以更了解自己。從身體經驗中發現，自助旅行讓我有機會獨處異地、獨立思索、以及體驗異文化，親身體驗到深層的生命經驗。在觀光凝視的過程中，可以找回自我，讓我回歸生命的狂野，揭開禮教的面紗，也傾聽到身體的呼喚，了解自己身體的「個性」，爾後應更加的善待「自己」。在異文化場域進行觀光凝視的過程中，從人文關懷的觀點發現，包容他族文化是尊重自己文化的基礎，欲化解人際之間的衝突與歧見，需要雙方的良性互動，不但要了解對方，也要被對方了解，不論你我是否認識，依存關係始終存在；從體驗異文化的經驗，得以檢視己文化的特性與優劣，也從中獲取反省與創新的元素。整體而言，自助旅行是一種難得的深層生命經驗。

**關鍵詞：**觀光客、自助旅行、觀光凝視、身體、文化

## 壹、前言

### 一、實現自助旅行的夢想

小時候，老師要我們說出未來的志願，那是指工作而言；若是問未來的願望，許多人的答案是：「環遊世界」，那是一種夢想。我第一次當外國觀光客的經驗，是在1986年，就當時而言，33歲有出國機會並不算晚，那是趁所任職務之便，<sup>1</sup>隨團赴歐洲執行青少年桌球交流的任務，全程不但全公費支應，而且配置有旅行社的領隊，對擔任隨團秘書且首度出國的我，可說是輕鬆許多，也習得諸多的出國經驗，為來日自助旅行奠下了基礎與信心。

迄2009年8月，我一共出國35趟，其中全公費的有11趟，<sup>2</sup>半公費的有10趟，<sup>3</sup>自費的有14趟；若以行程的自主性來分，有6趟純跟團，<sup>4</sup>有8趟由邀請者或親友接待，有21趟屬於自助旅行，亦即由我自行規劃整個行程。這21趟自助旅行的經驗裡，最有feel的，就是9趟的歐洲自助之旅。<sup>5</sup>

跟團，的確相當地輕鬆自若，食宿與交通有人幫我照應，行李有人幫我提放，到了景點有人幫我解說，領隊與導遊成了旅客最為依賴的對象。但是，上述的「輕鬆自若」，相對於有過自助旅行經驗者而言，卻是一種束縛，是將錢交給他人來索綁自己。

自助旅行擁有極大的自由度，不但行程由自己決定，景點由自己選擇，而且可以隨時調整計畫，最符合休閒理論的觀點：休閒必須是自由自在的；也因為自助旅行擁有如此大的魅力與挑戰性，讓許多人趨之若鶩，視為「今生不去會後悔」的願望。其實，自助旅行分為許多種方式，最常見的有「背包客」、「鐵路之旅」、「駕車之旅」。

---

<sup>1</sup> 筆者 1982-1994 年服務於教育部體育司。

<sup>2</sup> 多半是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赴國外收集資料。

<sup>3</sup> 多半是發表論文，補助部份的機票款。

<sup>4</sup> 由旅行社包辦行程。

<sup>5</sup> 我赴歐洲共有 12 趟經驗，其中 3 趟是屬於跟團和半跟團形式。

現代化的啟蒙點：歐洲，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旅遊去處，多少人存有那麼一個夢想，期待有朝一日美夢成真，完成壯舉。我也有這麼一個夢想，那是在1998年實現的，45歲的我已步入中壯年，在擁有4度赴歐之經驗後，完全自費、行程完全自行規劃設計，攜家帶著完成15天的巴黎城市之旅，此行體驗到領隊兼充導遊的成就感與辛酸處。自此，經由經驗逐次的累積，我的歐洲自助旅行偏愛「鐵路之旅」。

如果有人要我推薦首度到歐洲自助旅行的國家，我會建議：「德國」，因為行程比較順暢且安全，但如果想要擁有深刻體會的，我會毫不猶豫的回答：「義大利」。2009年7月我第5度探訪義大利，出發前即計劃撰寫本文，企圖以觀光客的角度，刻意地尋找凝視目標，加上其他的嗅覺、聽覺、味覺、觸覺等感官所獲的訊息，融入我的身體，完成體驗的階段，再將體驗的感觸用紙筆加以記錄（田野日誌），不斷激起並回憶以往的旅遊經驗，其中，探索「身體經驗」和「人文關懷」是本研究主要的焦點；因此在行前額外的做了一些有關「觀光凝視」的功課。

觀光凝視是John Urry引自Michel Foucault在醫學上的凝視理論之靈感，但Urry認為觀光凝視不若醫學凝視那麼嚴肅，觀光凝視是具有快感的；<sup>6</sup>Urry將觀光凝視分為教育、健康、群體凝視、愉悅或嬉戲、文物與回顧、民族等六大類型。<sup>7</sup>這六大類型的觀光凝視均屬於「外在凝視」，筆者藉Urry觀光凝視的觀點，將觀光客的「外在凝視」延伸至「自我凝視」，「自我凝視」包含身體的經驗與內省的抒發。

## 貳、實踐田野涉入的書寫

我的學術著作於 1990 年起，集中在清末民初的體育思想之課

---

<sup>6</sup> 陳志梧，〈觀光凝視的政治性：以蘭嶼為例〉，《休閒與大眾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1）：143-155。

<sup>7</sup> John Urry 著，《觀光客的凝視》（葉浩譯）（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題，<sup>8</sup>所採用的方法著重於歷史研究法，長期浸泡在書堆裡找史料已經司空見慣，1999 年開始將臺灣的本土體育列入研究的課題，<sup>9</sup>帶著研究生進入田野，所採用的方法著重於文化人類學的田野涉入。2008 年我轉型休閒領域任教，<sup>10</sup>將田野的方法引進休閒的領域，以自己當一位觀光客的生命經驗，撰文與人共享。

劉一民教授在美國學成歸國之後，帶頭在臺灣致力於運動哲學的研究，如今其學生於國內外運動哲學界已經樹立起一定的地位；2005 年起，他開始撰述運動質性研究的文章，發表一篇篇運動主體性經驗的論文，其學生擔心這是一種「棄守傳統運動哲學」的「自我叛逃」行為，為此，劉教授為文解釋：

運動質性研究，可以提供生命與學問，實踐與理論，實踐者與被實踐者，文章的作者與讀者，一個很好的對話空間，它絕不只在提供一個特殊個案，即使是運動當事人的生命故事也不只是特殊個案，因為它可以幫助人們，對自我有更多的瞭解，也可以對大家、對所處運動環境的人、事、物有更貼切的掌握，進而對大家共享的運動文化有更進一步的思考。從生命底層挖掘出的學問，自有其特殊的感染力。<sup>11</sup>

一次次當外國觀光客的經驗，都是我的生命故事，<sup>12</sup>尤其是自助旅行的經驗，都是我親自設計、親自履行、親自體驗的生命經驗，感受也最為深刻，這一幕幕的經驗，我喜愛用照相機留下紀錄，也將票根、地圖、收據，甚至杯墊也成為我的收藏，在返國後整理成一本本的紀念冊，成為自己回憶的實據，也是向親友炫耀的法寶，

---

<sup>8</sup> 以筆者的碩士論文為起點。見徐元民，〈戰前十年中國體育思想之研究（1928-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sup>9</sup> 徐元民、鄭國銘、卓旻怡、陳藝文，〈臺灣龍舟競渡文化之傳承〉，《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臺北，1999.6）。

<sup>10</sup> 基於筆者的生涯規劃，2008 年 8 月 1 日於國立體育大學退休，並應聘至康寧大學（原立德大學）休閒管理學系任教。

<sup>11</sup> 劉一民，〈生命和學問的對話：遇見運動質性研究〉，《國民體育季刊》，36.4（臺北，2007.12）：31-37。

<sup>12</sup> 只有親自看到、摸到、聽到、聞到或嚐到某個地方的感覺，才能算是「與之同在」（co-presence）。參閱 John Urry 著，《觀光客的凝視》，264。

將這些生命經驗凝聚成一篇論文已臻成熟。

本文運用我近年接觸的田野經驗，比照劉一民教授的「運動質性研究」中所採用的「自我敘說」(self-narrative)方式，<sup>13</sup>將我歷年當外國觀光客的經驗做為題材，分成回歸生命的狂野、傾聽身體的呼喚、包容他族的文化和體驗人我的互動等四個單元敘說。

### 參、觀光凝視的體驗

#### 一、回歸生命的狂野

人在出世時，猶如一張白紙，經由各種感官的接收，對世界萬物充滿新鮮與好奇，隨我哭笑，任我踢打，可以說是想怎樣就怎樣，對這種尚未經過「調教」與「琢磨」的小孩，可真不知天高地厚，野性十足。凡是自稱「文明社會」的人們就會好好的「教育」這些小孩：「你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直到「馴服」成為一位「文明人」。<sup>14</sup>

我生在臺灣，長在臺灣，我也避免不了接受如此的「身體規訓」。我的知識來自他人幫我設計好的，我的行為舉止來自社會幫我規範好的，我的思考邏輯被鎖定在一個固定的框架之中，以致生活缺乏變化，思想缺乏創意，與生俱來的野性就如同被馴服的野馬一般，失去了原有的真我。要尋回真正的我，必須採用非常的手段，方能跳出常軌，出國旅行是其中一個選項，所旅行的國家的文化與臺灣差異愈大，效果愈加顯著。<sup>15</sup>

我出國當觀光客，在當地人的眼中，我是一位消費者，是一位黃種人，是少數族群，換言之，他們都不認識我，我的所作所為沒有「熟人」在「監督」，在臺灣本來不敢做的，或者不會去做的，

---

<sup>13</sup> 劉一民，〈生命和學問的對話：遇見運動質性研究〉，《國民體育季刊》，36.4：31-37。

<sup>14</sup> 參閱鄧景衡，〈休閒的地理觀：開拓休閒空間的新向度〉，《休閒面面觀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0)：52。

<sup>15</sup> John Urry 認為凡是有潛力成為觀光凝視對象的事物，非要在某方面異於尋常不可。參閱 John Urry 著，《觀光客的凝視》，37。

此時此刻卻會放膽嘗試。例如在曼谷全身按摩（我生性怕癢），在慕尼黑、馬德里看 A 片（前者為多座位的大銀幕，後者為單座位的液晶銀幕），在科隆逛情趣商店，在福岡觀賞脫衣舞秀；我反思自己，到了國外「我」已經不是在臺灣的「我」了嗎？

飲食方面，在臺灣我不太吃的炸雞、漢堡、生菜、起司，當了觀光客時卻不排斥，連啤酒也喝（在臺灣我幾乎滴酒不沾），難道這是入鄉隨俗嗎？為何在臺灣卻排斥它呢？穿著方面，在南歐的夏天，可真是女性秀身材的天氣，東亞來的觀光客也爭相仿效，相信她們在國內的穿著，通常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如此的低胸露背。

王羲之所謂的「放浪形骸」<sup>16</sup>指的就是縱情放任自己的身體，現代的人稱之為「身體解放」。受限於傳統禮教的束縛，在公共場合我們的身體的裸露尺度很有限，大尺度的裸露是相當隱私的（例如上廁所、洗澡、作愛）；而在性觀念與性行為方面亦趨於保守，大多停留在「只能做、不能說」的層次；然而，一旦換了一個異環境之後，傳統的禮教瞬間脫離本體，身體狂野的一面頓時解放，例如有些宗教的教義規定不得飲酒，他們就到沒此限制的國家來個酩酊大醉，有一種旅行團叫「買春團」，其道理亦同。<sup>17</sup>

在我的朋友眼裡，我很拘謹，很守規矩，出國之後，不必上班，沒有公事，沒有長官的交辦，沒有學生的叨擾，我的身體會隨著環境而做適時地解放，讓自己遠離城市，盡量接觸大自然，放下自己的身段，讓自己走向邊緣，讓自己獨處，尤其是在義大利做觀光客時，我感覺到很放鬆但不頹喪、很隨意但不隨便、很浪漫但不縱慾，此時此刻，我看到我在國內時的虛偽與做作，待人過度拘謹而不苟言笑，打球時過度謙卑，羞於表現自己，羞於在他人面前失誤，以致無法發揮球技。

---

<sup>16</sup> 東晉·王羲之〈蘭亭集序〉：「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參閱心心向榮：穗穗平安 Sui 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jw!VN0RAHiWEQ5.31FjDQ7Q60Le2TY7/article?mid=3295>，2009 年 12 月 28 日檢索。

<sup>17</sup> John Urry 認為旅遊時的胡鬧式的行為 (ludic) 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參閱 John Urry 著，《觀光客的凝視》，36。

自助旅行經常要靠雙腿移動身體，使喚我的雙腿為我服務，只要一有機會，我會坐在草坪、靠在樹幹休息，即是在公共場所，管它有没有人「看到」，路邊也坐、有階梯更好，哪管得了「姿勢」是否優雅，有時候也學人家橫躺在公園裡的情人椅，甚至在火車上，找個旅客稀疏的車廂，脫下鞋子，將雙腿伸直跨在前座的椅墊上，真爽。

的確，既然請了長假出國當觀光客，來到了一個「似曾相識又陌生的國度」裡，<sup>18</sup>讓自己轉換了一個時空，跳脫了常軌，換得一個自由之身，我當然要把握機會，盡量的放浪形骸，讓我的「真我」享受真正的休閒與愉悅。1990年我赴希臘參加國際奧林匹克學院（IOA）青年夏令營的活動，那時我已37歲，與其他參加者相比，我算長輩，我的宿舍分配在一個8人房，浴室共用，其他7位男性室友都是西方人，他們進浴室前，都是在自己床前脫光光，只拎著清潔用品進出，起初我無法接受，抱著一堆衣物進去，發現浴室的設計無法置放這麼多「東西」，勉強放了，淋浴後卻搞得溼答答的，之後，我也學他們，清晨洗澡，光溜溜的進出，又有誰想看「我」呢？

## 二、傾聽身體的呼喚

平常在自己習以為常的國度裡過著忙碌的生活，幾乎不會感受到「身體」的存在。什麼季節，該穿何種衣服，蓋何種被子，吃何種食物，人們會很自然的去打理，去適應，除非「身體」提出「抗議」（例如生病），此時才會知覺到「身體」的存在。我只要出國，尤其是到歐洲，最能體悟到我的「身體」的存在，也最容易「聽到」自己身體的呼喚。

時差，是我到歐洲首先面對的身體體驗，去程一次，回程又一次，而且二次的感受大異其趣；去程較為興奮，精神放鬆，玩得又累，只要一、二天就能適應時差，那種感覺就如同平常日半夜被吵

---

<sup>18</sup> 在臺灣以外的世界，我們只能從書本、媒體、網路或他人的轉述得知，若非親自到場體驗，否則只算是「虛擬旅遊」或「神遊」。

醒，想睡又不能睡的狀態；回程時已經身心俱疲，在飛機上本不易入眠，返家後開始昏睡一、二天，之後晨昏顛倒，白天昏昏欲睡卻不敢睡，晚上該睡又睡不著，此時設法在白天讓自己的體力透支，果然奏效，但仍在半夜自然甦醒，雙眼睜到接近天亮，我的「生理時鐘」就是如此的「固執己見」，而且經常持續三、四週才「饒了我」。此時才知覺到我的身體裡面的確有「一座鐘」，它有它自己的脾氣喔。

天候，是我的「身體」的另一位「朋友」，朋友之間有我們的相處之道，是「天候」要遷就「身體」？「身體」必須適應「天候」？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臺灣屬於溼熱的海島型氣候，我過慣了，適應了，出國旅行如果來到乾燥的大陸型氣候，「身體」將再度的呼喚：「我受不了了」。

歐洲位於高緯度的地理環境，即使位於南歐的羅馬，也有 41.8 度（北緯），比起北京（39.8 度）、東京（35.7 度）都還要偏北，<sup>19</sup>當身體處在高緯度的大陸型乾燥氣候時，若接受冬天的乾冷空氣的洗禮，不出三天，我的皮膚開始乾裂，甚至鼻膜出血，<sup>20</sup>若在夏日的陽光下曝曬，雖不發燙，卻有灼熱感，不太出汗，嘴唇容易乾裂；<sup>21</sup>這些身體的反應正在向我呼喚：「我不喜歡這裡」，足見我的身體頗有個性。

我們東方人比較怕曬，帽子外加洋傘與頭巾，長袖外套配手套，一有機會就躲到陰影處乘涼，但是洋人卻喜歡直接將皮膚接觸陽光，尤其是在海（湖）邊或河岸，穿著清涼，帶著墨鏡趴（躺）在地上，像煎魚似的曬成古銅色，這種「美黑」的觀念與東方人「美白」的觀念果然大異其趣，若以休閒的「脫離常軌」行為來看，就不足為奇了，畢竟人就是喜歡出眾，顯示自己的「高貴」。然而，

---

<sup>19</sup> 參閱香港天文臺，〈世界各地氣候資料〉，[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world/chi/world\\_climat\\_c.htm](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world/chi/world_climat_c.htm)，2009 年 8 月 31 日檢索。

<sup>20</sup> 解決的辦法就是經常塗抹油脂性的保養品於患處，而且要少洗澡，若要洗，要少用肥皂；據聞，北方人士不經常洗澡的。

<sup>21</sup> 處置之道就是塗抹防曬油、護唇膏以及經常補充水分。



我們的身體可不領情，當你返國不久，不論「美黑」或「美白」都會恢復原狀。

其實，自助旅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這種辛苦是「勞力」多於「勞心」，是心甘情願的，是自找的，沒人逼我要用這種方式到遠方旅行，當我「干擾」或「惹毛」或「觸怒」到我的「身體」時，它總免不了要有所「警示」或「反擊」的。當我的「身體」提出「警示」或「反擊」時，我最常的處理方式就是「發脾氣」，但往往不容易察覺「發脾氣」的原因正與「身體」有關，而且發脾氣的對象不是服務人員，就是同行者，甚至於向自己發脾氣。欲對症下藥，就須檢視發「氣」之源—除了上述受到時差與天候影響的「不可抗力」因素之外，食宿交通的安排模式也是重點。

自助旅行比跟團容易發脾氣，因為自助旅行者的自我要求之一就是「省錢」，飲食簡單、住宿隨意、交通靠腿，但是仍然不能省到與自己的身體過不去。

飲食可簡單，也要講求均衡，如果口味不合、蔬果不足，廁所嫌貴，節省喝水，憋尿憋尿，當然會引來頭疼、口臭、便秘、膀胱炎等症狀；自助旅行比跟團容易有機會上超級市場採購，生食、熟食一應俱全，便宜又方便，加上自備的簡易廚具自行料理，「洋菜台吃」營養均衡又可口。

住宿要隨意，但前提須安全且衛生。自助旅行經常會住在偏遠的、郊區的、簡易的、自助的、便宜的旅舍，就如同學生宿舍一般，沒啥服務、旅客龐雜、作息不一，若因此沒「睡飽」，這對一位觀光客而言，可算是重大事件，身體所發出的訊號可謂之「氣很大」。

住宿環境會影響睡眠品質的因素通常有：房間太熱（冷）、光線過亮（暗）、床墊過硬（軟）、噪音干擾、浴廁不便、擔心遭竊、缺安全感（如性騷擾）、室友打鼾，尤其是有嚴重的「認床」習慣者，更須慎選住宿地點。在我出國當觀光客的經驗裡，遇上我自己或同行者沒「睡飽」現象的原因，住宿環境只是其中之一，另需考量其它的「失眠」因素，例如時差、咖啡因、心事重重、精神緊張、白天過閒、行程太趕或不順，在身心交攻之下，身體不發脾氣才怪。

交通靠腿，因此行程安排必須順暢，行前的功課必須做好，即使不擔任領隊，也必須了解整個行程的細節，否則苦的恐怕不只是自己的雙腿而已。出國遠行，總免不了整備大包小包的行李，為的就是要去「應付」另一個「世界」的環境。行李，是口袋的延伸，出國自助旅行經常要搭汽車、火車，行李必須靠自己搬上搬下的，所以我擔任領隊時，會要求同行者控制裝備，否則會被自己的行李「拖垮」，可以說是「既需要它、又討厭它」。

景點的移動經常需要依賴交通工具，若想搭快速又舒適的車種，卻沒有便宜貨，若想到偏遠的景點，多次換車也是經常發生的事，為了節省腿力，我會安排幅射式的行程以應對。以義大利的旅行為例，我會選擇羅馬、佛羅倫斯、波隆納、威尼斯等幾個大的景點停留，每一個城市住宿同一旅社 3-5 天，甚至更久，然後每天前往該城市或其近郊的景點觀光，以減少行李的移動，必要時，還可搭配租腳踏車，然後，每跑 5-7 天則需要休息 1-2 天，就如同週休二日一般的概念，因為對「身體」而言，旅遊是很辛苦的。

每天的作息必須「慢慢來」，早上睡到自然醒（當然前一晚不能太晚睡），早餐慢慢的享用，邊吃邊討論當日的班車行程與景點介紹，一天以參觀一個景點為佳，在我的經驗裡，往往到達景點時已經要吃中餐了。

我的「身體」裡還有另一座鐘：運動生理時鐘。在平日我有運動的習慣，主要的項目有羽球和慢跑，出國一、二十天，每天只靠步行並無法滿足我身體的需求，全身的筋骨總是感覺不太對勁，身體內的時鐘之鬧鈴響起時，我會抽空在住處附近晨跑。慢跑族流行於歐美，在歐洲晨跑絕對不會寂寞，經常遇見「族人」向我 Say Hello，不會種族歧視。

### 三、包容他族的文化

當我們生長在一個習慣的環境之後，如果不踏出國門去瞧瞧的話，就會缺乏國際觀、族群觀和人文觀，即使經常透過電視媒體、報章雜誌各種媒介的報導，往往只是片面的、一知半解甚至誤解

的。有多次的出國旅行經驗之後，我發現在國外時，會不自覺的使用平日習以為常的邏輯思考模式，去做事件推理或價值判斷，以致經常發生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走冤枉路、吃虧、誤會、失禮、甚至罰款。

當一位外國觀光客，基本上就是來到一個異文化空間，並非「入鄉隨俗」一語即可萬事順暢、通行無阻，例如食物太鹹將無法嚥下第二餐，房間太吵無法夜夜忍受，諸如此類「林林總總」的「文化衝擊」，我會試圖去理解、尊重、包容或接納，毋須抱怨、理論或排斥，因為我不就是要親身體驗這些異文化嘛。以下舉一些感觸較深的實例。

#### （一）廁所文化

廁所是最被嫌棄、詆貶、嗤之以鼻的空間，卻是人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設施，即使是最高貴的皇宮亦不例外。在歐洲的景點找廁所可是一門學問，景點愈有名氣的難度愈大，有明顯路邊指示的，經常是拐彎抹角之後才能找到，而且索價更高，起初，對我這位臺灣客而言，很不甘心，也不情願，在臺灣四處都有免費的公廁，即使到速食店也很方便，為何要花二、三十元、甚至七、八十元上一次廁所呢？他們的商家通常都不會外借（除非你入場消費），我又羞於啟齒，心想，天氣乾熱，必須經常補充水分，卻又要憋尿，豈不矛盾乎，其他的觀光客是如何「解決」的呢？一定有許多訣竅，留待觀光客去發掘。<sup>22</sup>

若到中國大陸的景點上廁所，則又是另一門學問，雖然索價相對的便宜，但是沒門、沒衛生紙、橫跨溝渠、無水可沖的「簡易廁所」，可就讓人覺得還是歐洲的廁所相對的「有價值」。若在郊外，我寧可在「天然的環境」「解決」，空氣新鮮、眼前優雅又可省幾個錢。其實，不論是到歐洲或是中國大陸旅遊，都是自找的，沒人逼我，上廁所是生活的必須，我只有包容與接受當地的文化，人家可以，我也隨緣。

---

<sup>22</sup> 在義大利大站的火車站要收費，小站免費，最好在火車上上完廁所再下車。

## （二）剪票文化

搭火車、汽車旅遊比搭地鐵、遊覽車要來的豐富有趣，因為搭地鐵窗外一片漆黑，搭遊覽車車內同行者來自和我同一個文化。我到歐洲初體驗搭火車、汽車當觀光客時，會運用在臺灣習以為常的邏輯思考，以為這些交通工具都是源自歐洲的，上車前買好票，找對月台（站牌）、班次（路線）就上車，其實錯了。

我第一次在義大利買了票搭公車，上車前無人收票、剪票或驗票，司機也不理，到了目的地下了車，心想：「這一張票還有用嗎」？隔天問了華人，方知昨天的行為若被「驗票員」「抽檢」發現，將被判為「逃票」，並「重罰」，因為這種車票是「空白的」（沒有特別限定時間與班次），在 75 分鐘內有效，當你要使用時，必須「自己」在車上的打卡機列印上車的時間與日期，搭火車也是一樣，上車前沒有剪票口，旅客、送行者、站務人員混在一起自由進出，但打卡機置於月台上，打卡需「自助」。

這種「剪票文化」流行在歐洲，他們的哲學是：假定乘客是「誠實的」，如果施行於臺灣，那麼鐵路或汽車公司的財務收支不知是否能夠維持平衡呢？<sup>23</sup>在中國大陸我經歷過的火車站，上車前驗票就有三個關卡，第一關進大廳購票，第二關進月台候車，第三關核對車廂方可上車，加上火車行進間的數度驗票，下車之後還得將票回收，此時終於通過了「誠實」的檢驗。<sup>24</sup>

## （三）排隊文化

排隊，是文明的表徵，維繫社會秩序良方的，理解「排隊文化」的內涵，也可窺知該國家的道德素質與服務品質。每年的 6-8 月是北半球的旅遊旺季，尤其是那些有錢又有閒歐美人士，總喜歡往有陽光的地方跑，因此暑期南歐的遊客幾乎比當地人還來的多，我也總是此時來到歐洲湊熱鬧，但絕不是衝著陽光而來。問題來了，機票難買、通關排隊、購票排隊（車票、門票）、詢問處（information）排隊，購物結帳排隊，進景點排隊（尤其是主題樂園、羅浮宮、烏

<sup>23</sup> 據歐洲當地華人留學生說，在義大利或法國，「逃票的機率」約 7%。

<sup>24</sup> 這是防止遊民與流民逃票的不得已措施。

菲茲美術館、聖彼得大教堂)，若加上觀光客與服務人員語言溝通不良時，或是加強安檢時，更趨嚴重，是呀，誰要我此時出遊呢？對我來自勤勞出名的臺灣客而言，起初也是不甚理解與諒解。

歐洲的觀光地，暑期不只是來了許多觀光客，本地人自己也需要到他國去當觀光客，以致服務的櫃檯比平日少了好幾個，加上他們上下班非常準時（沒興趣加班），因此，花多一點的時間排隊，是觀光客應有的基本體認，我是一位善用閒暇的人，是否也應該包容他人的休閒生活呢？所幸，歐洲的「排隊文化」與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插隊文化」相比，話題將從「休閒觀念」、「服務品質」轉到「道德涵養」了。

#### （四）午休文化

「午休」是南歐人夏天特有的文化（冬天是否如此我不清楚），他們的「午休」不是指派人員輪休，而是關門暫時歇業（餐廳除外），通常是在下午 1-4 時之間，約休息 2-3 小時不等，此時正是遊客剛抵達不久，卻吃上閉門羹，心想：「我自己也有睡午覺的習慣，然而，難得來此一趟，總得把握時間遊覽一番，哪捨得睡午覺」，嗣後我理解其文化之後，才逐漸地適應過來。

南歐屬於地中海型氣候，夏日晝長約 16 個小時，晚上 9 時才天黑，中午過後相當的乾熱，令人昏昏欲睡，從營利的角度而言，此時正是遊客洶湧時段，理應開門迎客方是，奈何，他們仍以自己的健康與生活品質為優先考量，遊客只好順應民情了。我經常在午休時間買些熟食或速食，到公園陰涼處野餐，或找一家餐廳來個「慢食午餐」，頗為愜意。

#### （五）藝術文化

藝術是人類的精神食糧，許多生活哲學均與藝術表現息息相關，最常見的有文學、繪畫、音樂、舞蹈、戲曲（歌劇）、雕刻、建築等等，歐洲的現代文明就是啟蒙於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的搖旗先鋒始自藝術，所「復興」的藝術乃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作品為基石。欣賞或探訪這些先人所留下來的藝術作品，乃是到歐洲旅遊的重點目的。

然而，這些馳名的「藝術」，所呈現的古文或古語，一般人看或聽不懂，所呈現的各種符號一般人也無從解讀，更何況來自東方國家的我，就必須在行前做好「功課」，這些「功課」最好能夠包括歷史背景、作者概述、人文精神、現代省思等，否則，若只是聽導遊「概略性」的介紹，也只能「姑且聽聽」而已，離開此景點到達餐廳之前恐就忘了。自助旅行者更應該勤做「功課」，否則，我會建議就在景點外「觀賞」外觀、照照片即可，省時又省門票錢。畢竟，藝術文化有其思想底蘊，不若一般的脫衣舞或表演秀場，「提提神」（如同喝一杯咖啡）而已。

#### （六）街頭藝人文化

我不太喜歡逛街 Shopping，但我很欣賞歐洲的「街頭藝人」，他們喜歡在觀光客聚集的地方表演，我經常遇見的有真人雕像、地面即席繪畫、魔術、雜耍特技等，小費隨遊客給，在美術館附近經常聚集為遊客現場畫肖像的畫家，也有為籌學費的音樂系學生表演小提琴，有些人打扮成古人（如羅馬戰士、演奏蘇格蘭風笛的樂手）提供遊客合照賺取小費，南美原住民樂團兼賣 CD，總之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藝術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非主流的藝術在「街頭表演」純屬無奈，依靠努力創作與幾分執著，期待有朝一日，亦能登上大雅之堂，臺灣的歌仔戲就是一例，而主流的藝術亦有可能沒落或失傳，中國古時候的「藝人」通常是由達官貴人供養的，因戰亂或敗家，有些「藝人」便流落街頭賣藝營生。「藝人」本無貴賤，藝術「有價」乃因「藝人」也有一定的「專業」，他們也要養家餬口，但是如果「藝人」或「藝術」成為炒作商品，那麼，「街頭藝人」的表現才是真實的「藝術」。

台北的街頭藝人日益增多，因此制法管理，要求必須取得執照方能公開表演，以維繫藝術表演品質，和維護善良社會秩序。依我的體驗心得，不論國內外的「街頭藝人」，比起那些世界遺產級的藝術大師而言，還是前者比較貼近一般人的生活品味層次。

### （七）塗鴉文化

當我首度在羅馬街上看到那些塗鴉（Graffiti）時，簡直不可思議，可用 **shock** 來形容，堂堂藝術古都，幾乎所有的古屋、城牆、遺跡、藝品，以及眾人經常出沒的、容易看得見的空間，如街道、車站、通道，幾乎都有他們的「傑作」，這些神出鬼沒的「塗鴉」作者顯然是有備而來，在未取得合法的同意之下，四處下「毒手」，有別於「街頭藝人」。

其實不只是羅馬，我所走過的歐洲各城市皆然，深入了解「塗鴉文化」<sup>25</sup>之後，才發現其中之奧妙。它是後現代現象的產物，從底層直接挑戰主流社會，並被部份藝術家所認同，但是這些作者的行為過於誇張，影響市容極大，以致他們走入地下化，他們如同見不到身影的「街頭抗議者」，藉以表達不滿的心聲，相對於使用暴力、流血衝突的政客而言，已經夠人道了。臺灣人了解「塗鴉文化」的意涵嗎？臺灣人有需要透過「塗鴉」來表達內心不滿的意見嗎？這種行為適用於臺灣嗎？能達到「塗鴉者」的訴求嗎？我認為：「試了才會知道」。

### （八）櫥窗文化

雖說旅遊不要淪為低俗的「採購團」，何以 **Shopping** 仍佔旅遊的重點「任務」，想必事出有因，其中商家的行銷手法，誘發了觀光客的購買慾望乃是「罪魁禍首」，其中「櫥窗文化」只是行銷手法之一，<sup>26</sup>最吸引我注目的是那些「櫥窗設計」。由於白天忙於參觀「必到」景點，晚餐後商家早已關門大吉，所幸，他們店門口的櫥窗成為另一個「觀光景點」。

<sup>25</sup> 在 1960 年代末期，美國由於種族歧視問題，黑人未能與當地白人打成一片，他們就因此透過種種娛樂發洩內心的憤慨情緒，有些更像畫家般拿起噴漆罐隨手在牆壁塗鴉，噴出了一些深具特色而含有諷刺意味的文字或圖畫，來訴說著他們的不滿。<http://74.6.146.127/search/cache?ei=UTF-8&p=%E5%A1%97%E9%B4%89%E6%96%87%E5%8C%96&fr=yfp&u=home.graffiti.net/eyeofrevenge:graffiti.net/graffiti/graffiti.html&w=%E5%A1%97%E9%B4%89+%E6%96%87%E5%8C%96&d=CQpTZt29TRuA&icp=1&intl=tw>，2009 年 9 月 6 日檢索。

<sup>26</sup> 旅行團在慣例上安排的「購物點」所行使之各種花招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商家基本上都投保了竊盜險，保險公司規定店面晚上必須開燈，否則發生事故時不予理賠，因此晚間的「櫥窗」更有看頭。法國和義大利乃是世界時尚之都，欲嗅聞當季的流行趨勢，觀賞「櫥窗」準沒錯，尤其是他們的「櫥窗」頗富設計感、擺飾優雅、創意十足、樣品齊全、標價清楚，有意購買時，在前一晚先瞄準目標，貨比三家之後，利用門市時間「迅速下手」。

臺灣的櫥窗設計若與歐洲相比，真是相形見拙，尤其是打烊之後，臺灣的店面通常只能看到一大片「鐵捲拉門」，有時還漆上六個大字：門前請勿停車。藝術是生活的，不是僅僅「供」在博物館或美術館裡而已，從「櫥窗文化」的素質，就能評價出一個民族的「藝術涵養」，實不為過。

#### 四、體驗人我的互動

外國的景點、外國的文化都是吸引觀光客的重要誘因，在沒有親臨現場之前，可透過書報、媒體等等管道獲悉，尤其是影像的傳播，可以達到身歷其境之感，然而，終究這只是接收他人的二手資料，缺乏真正的臨場感<sup>27</sup>。觀光客臨場的感受通常透過五官的感覺接收，若是希望接收更深層的經驗，與人溝通的方式最為直接，前提必須擁有派的上用場的語言能力。

在歐洲當觀光客，我能派的上用場的語言極其有限，最基本的人我互動場域，有機場、車站、旅館、餐廳和商店，我會事前「惡補」，必要時準備好「小抄」，甚至使用最自然的「肢體語言」，很管用的，一般來說，在非英語語系國家使用「太溜」的英語，反而不如「破英語」來的直接效果，我總以為我講的英語會被他人嘲笑，其實對方也會有相同的心態，誰也甯笑誰，終究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意思讓對方知道，並且也希望知道對方想表達什麼而已嘛，當然也會發生一些溝通上的誤解或誤會，而鬧出一些笑話或太扯的經驗。以下三則人我互動的經驗令我印象深刻。

---

<sup>27</sup> 全球化的今日，已發展出虛擬旅行（網路）和想像旅行（電視），但仍無法取代身體旅行。參閱 John Urry 著，《觀光客的凝視》，242。



### （一）合宿的經驗

旅遊書籍上所報導背包客的經驗，說他們四處流浪、露宿街頭，敘述許多奇遇故事，真令人嚮往。不過比較安全又便宜的，還是以青年旅舍（Youth Hotel）為優先考量。青年旅舍起源於德國，係為培養年輕人愛國愛鄉、離家遠行、了解祖國山川地理之美、考驗刻苦耐勞精神、培養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因此於全國各地郊區普設許多廉價的、簡易樸實的過宿旅館，如今，它已發展成為國際連鎖的、都市化的旅店，並被世界許多國家所仿效。<sup>28</sup>

各國的青年旅舍不論如何變化，名稱有多花俏，基本的要素是共通的，其一，價格要比一般的旅館相對的便宜；其二，主張自助式的服務；其三，行銷對象擴及非青年身分者。其房間通常是 6-8 人上下舖，公共衛浴，多半會附早餐，有些提供公共廚房，被單與床墊需自備，盥洗用具需自備。

典型的青年旅舍非常受年輕人的青睞，不但符合年輕人的經濟負擔，而且可以與同好一同出遊，結交許多來自異鄉的朋友，遠離家庭與學校，不受束縛的盡心玩樂，當然也會如脫韁的野馬一般，經常發生逾越常軌的行為。

我出國當觀光客，有多次投宿青年旅舍的經驗，但與陌生人合宿的經驗只有二次，分別在英國（2007）與義大利（2009），在 8 人房裡，前者的經驗是「敵寡我眾」（外國人僅 1-2 人），讓我「有恃無恐」，後者則反，除了我與內人之外，其餘皆是「外人」，對我這位住宿青年旅舍的「老青年」而言，產生了特殊的人我的關係。

怕「丟東西」是第一道防線，我從年輕就被古人的名言：「防人之心不可無」鎖定，將陌生人假設為「小偷」是基本的邏輯思考，以致連上個浴廁都提心吊膽的，擔心「家當」被偷，尤其是我那袋照相器材，價值可不斐，我們的包包都鎖的緊緊的，哪像別人的包包的東西七零八落，毫不在乎。

「兩性關係」是第二道防線，據聞老外兩性關係比較開放，我

---

<sup>28</sup> 在臺灣有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在義大利有的叫 Hostel，在日本有通舖的民宿。

擔心他們會不會在房間搞性愛、裸睡、甚至性騷擾；其實，縱使兩性關係開放，他們也會尊重在場陌生人的感受，與我原先的想像有所出入；我內人說那些男生都裸露上半身睡覺，好噁心。

「睡眠時段」是第三道防線，我已步入中年，早睡早起已成習慣，年輕的陌生室友們則是狂歡到半夜才返「家」。一次週末的半夜醒來（我睡上舖），感覺房內有手電筒燈光在晃動，耳朵聽到有人在翻東西，擁有深度近視的我，開始往壞的方面推測：會是小偷嗎？在翻我們的包包嗎？此時此刻我也不敢翻身，我擔心有「萬一」發生。其實是位男生，他回來晚了，擔心干擾他人的睡眠，所以沒開房內大燈。隔天早上，我與內人早起，整理內務時總也是像「小偷」一般，躡手躡腳的，對話時如同一對情侶，輕聲又細語。

我覺得老外比我還尊重他人，第一次見面時總是他們先向我大招呼，雖然他們重視個人的自由，但比較不會踩著別人的自由，而享受自己的自由。以上三道防線，其實是自我設限，我是庸人自擾，其理由有三，首先，這裡是為「青年」設計的，我既不適應又誤闖，怪誰來哉；其次，自助旅行是以「知性」或「感性」為主要訴求，而不是帶著「哩哩扣扣」的行李，加上大包小包的「逛街戰利品」，難怪怕被偷；最後，我已認清，房間只是睡覺的地方，要社交，移到交誼廳，要觀光，就到戶外，以彼此維護尊重。

## （二）他鄉遇新知

「他鄉遇故知」<sup>29</sup>可是人生四大樂事之一，可見古人離鄉背井，遠赴他鄉為官或經商，肯定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衷與寂寞，能在他鄉遇故知，可用自己的家鄉話探知家鄉人、家人事，解解鄉愁。我到了國外旅遊，尤其是歐洲，須適應不同的氣候、語言、物價和文化，尤其是遇上困難或是意外時，就如同漂泊在外的無根浪人一般，相當的缺乏安全感，因此很期待遇到「自己人」，交換一些旅遊經驗。

所謂「自己人」就是語言相通的人，以我的立場而言，就是華

---

<sup>29</sup> 宋·汪洙的神童詩《四喜》：「金榜題名時、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參閱奇摩知識家，<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02103876>，2009年9月9日檢索。

語、閩南語皆可。在歐洲一般的旅遊景點，能見到臉孔與我們相近的，我通稱為儒家文化圈的東亞人，約只有 5-10%，其中日本人約佔一半，其餘的就是華人和韓國人，由於服飾與打扮已經全球化，要我一眼分辨誰來自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或是東南亞，是有些難度，然而，同是「觀光客」，又是膚色與文化相近的「東亞人」，為何迎面相遇時，十之八九形同陌路，我曾試圖運用我的「眼神」主動「照」過去，再「裂」個「酷微笑」，有些人會回點個頭，甚至說「嗨」，但大部分仍視若無睹，會讓我覺得「自作多情」。

原先，我在國外當觀光客時也是很酷的，不論遇上誰，幾乎不跟陌生人打招呼的，當然絕不是高傲自負，因為我根本不備此條件，而是防備之心很重，擔心他人存心不良，擔心暴露自己的身分，擔心自己外語破爛，加以自信心不足所致，人我關係何以如此的疏離，我覺得我真可憐；之後，我的自助旅行的技術逐漸成熟，自信心增加之後，就開始打開了自己的心防，對迎面而來的陌生人主動打招呼，微笑 Say Hello，若是「東亞人」，我會用母語試探對方是否為「自己人」。若是遇到「臺灣來的」，肯定會聊上一會兒，有時「講台語嘛也通」，當然臺灣人最喜歡交換旅遊經驗的，就是在哪兒「撿到便宜貨」囉。

人出門在外，的確要提防宵小，但絕不可矯枉過正，將人人假設為壞人，那麼人我之間要如何互助呢？我現在會主動的向陌生人問路，管他是本地人或是觀光客，甚至在餐廳喜歡上別桌客人點的餐，我就拿著菜單，請他「指」給我看，一切就搞定。

### （三）隊友的依存

最有膽識的自助旅行就是單操一個人獨來獨往，享受頂級的自由，體驗獨處的寂寞，接受挑戰的樂趣，當然它的難度也就越高。我只有小團體的自助旅行經驗，至少 2 人，至多 8 人，因為隊友之間彼此熟悉，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相互依存，<sup>30</sup>也因此，在陌

---

<sup>30</sup> 鄧景衡，〈休閒的地理觀：開拓休閒空間的新向度〉，《休閒面面觀研討會論文集》，53。

生的國度裡自助旅行過日子，有著非比尋常的互動關係。

若是跟團，一切行程都是事先設計好的，並簽有合約書，在隨隊的領隊與當地的導遊帶領之下，通常不會有爭議；在我的經驗裡，小團體的自助旅行團隊，也有由「默契」所形成的領隊與導遊，就行程而言，在出國之前會先約定好大致性的共識，但是在旅行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插曲，意見不一時，就須適時作彈性的調整，必要時，還需要暫時性的「分道揚鑣」，以滿足個別的期望。

團員之間的關係有點尷尬，例如我擔任領隊時，內人是團員，但她對領隊經常「有意見」，我的學生卻經常「不敢」有意見，可別輕忽這些「異見」，就曾有二位年輕的「死黨」一同出國自助旅行，在返國後就「切」了。這些「異」見是如何出現的呢？最主要的，例如經濟條件不同，有人要上館子，有人說啃食三明治就好，那就各取所需，很好解決。又如，有人不適應青年旅舍，希望「換」有星級的旅館，而且她一個人不敢住，青年旅舍的訂金都付了，那怎麼辦？

除了經濟條件不同會影響旅遊的行程之外，年齡層不同、體能狀況不同、旅遊經驗不同、藝文素養不同、景點喜好不同，生活習性不同、語言能力不同、守時觀念不同、衛生習慣不同、飲食口味不同、適應能力不同等等，都是造成團員之間不同意見的因素。因此，團員之間必須維繫著極寬容的心胸，否則再加上生理條件的不適應（火氣大），發生生悶氣、嘔氣、口角情事就不足為奇了。

自助旅行比較吸引人、比較有趣的一點就是行程富有彈性，也因為人人心中有「自己的」彈性，如果容不下別人的「彈性」時，就必須發揮人我之間的尊重；凡是第一次到歐洲旅遊者，就如同「好奇寶寶」一般，任何「景象」都要「凝視」一番，每一家店面都想進去「瞧瞧」，以致才幾個人的團體，隊伍卻脫離了數百公尺之遠，當領隊的只好下一道「通令」：「解散後，幾點幾分在此會合，逾時不候」。

## 肆、結語

有幸讓自己扮演觀光客的身分，是一種幸福的經驗，從凝視異文化反凝視己文化的過程，的確可以更了解自己。從身體經驗中發現，自助旅行讓我有機會獨處異地、獨立思索、以及體驗異文化，親身體驗到深層的生命經驗。在觀光凝視的過程中，可以找回自我，讓我回歸生命的狂野，揭開禮教的面紗，也傾聽到身體的呼喚，了解自己身體的「個性」，爾後應更加的善待「自己」。

在異文化場域進行觀光凝視的過程中，從人文關懷的觀點發現，包容他族文化是尊重自己文化的基礎，欲化解人際之間的衝突與歧見，需要雙方的良性互動，不但要了解對方，也要被對方了解，不論你我是否認識，依存關係始終存在；從體驗異文化的經驗，得以檢視己文化的特性與優劣，也從中獲取反省與創新的元素。整體而言，自助旅行是一種難得的深層生命經驗。

## 引用文獻

- 心心向榮：穗穗平安 Sui 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jw!VN0RAHiWEQ5.31FjDQ7Q60Le2TY7/article?mid=3295>，2009 年 12 月 28 日檢索。
- 奇摩知識家，<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02103876>，2009 年 9 月 9 日檢索。
- 香港天文臺，〈世界各地氣候資料〉，[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world/chi/world\\_climat\\_c.htm](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world/chi/world_climat_c.htm)，2009 年 8 月 31 日檢索。
- 徐元民，〈戰前十年中國體育思想之研究（1928-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 徐元民、鄭國銘、卓旻怡、陳藝文，〈臺灣龍舟競渡文化之傳承〉，《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臺北，1999.6）。
- 陳志梧，〈觀光凝視的政治性：以蘭嶼為例〉，《休閒與大眾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1）：143-155。
- 劉一民，〈生命和學問的對話：遇見運動質性研究〉，《國民體育季刊》，36.4（臺北，2007.12）：31-37。
- 鄧景衡，〈休閒的地理觀：開拓休閒空間的新向度〉，《休閒面面觀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0）：52。John Urry 著，《觀光客的凝視》（葉浩譯），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 網站：<http://74.6.146.127/search/cache?ei=UTF-8&p=%E5%A1%97%E9%B4%89%E6%96%87%E5%8C%96&fr=yfp&u=home.graffiti.net/eyeofrevenge:graffiti.net/graffiti/graffiti.html&w=%E5%A1%97%E9%B4%89+%E6%96%87%E5%8C%96&d=CQpTZt29TRuA&icp=1&.intl=tw>，2009 年 9 月 6 日檢索。

## A Profound Experience of Life: Staring from the Tourist Gaze

Yuan-Ming Hsu / University of Kang-Ning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bodily experience and human solicitude. A “self-narrative”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as a foreign tourist. The data wer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cluding returning to the wild life, listening to the call of human body, comprising the others’ cultures and experienc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ing a tourist status is a happy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s could understand themselves well by returning to gaze at one’s won culture from gazing others’ cultures. From the bodily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travel, I (the author) found the opportunities to be alone, to forget myself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o experience the deep life. Besid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ourism gaze, I found myself, returned to the life wildly, remove the manners,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of my body and treated “self” we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solicitude, we comprise others’ cultures based on respecting one’s and know each others by good reac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tourism gaze in different cultural fields. From experiencing others’ cultures, individuals can not only examine the character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ne’s culture but reflect self and create elements. Overall, individual travel is a profound experience of life.

Keywords: tourist, individual travel, tourist gaze, body, culture.

